

长篇
小说

客乡风月

钟兆云 钟巧云 著

SPM
花布

长篇小说

客乡风月

钟兆云 钟巧云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客乡风月 / 钟兆云, 钟巧云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360-8076-8

I. ①客… II. ①钟… ②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6861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张 懿 李珊珊

技术编辑: 凌春梅

封面水墨: 刘国玉

封面设计:

 禮孩書衣坊

书 名 客乡风月

KEXIANG FENGYUE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4.75 3插页

字 数 460,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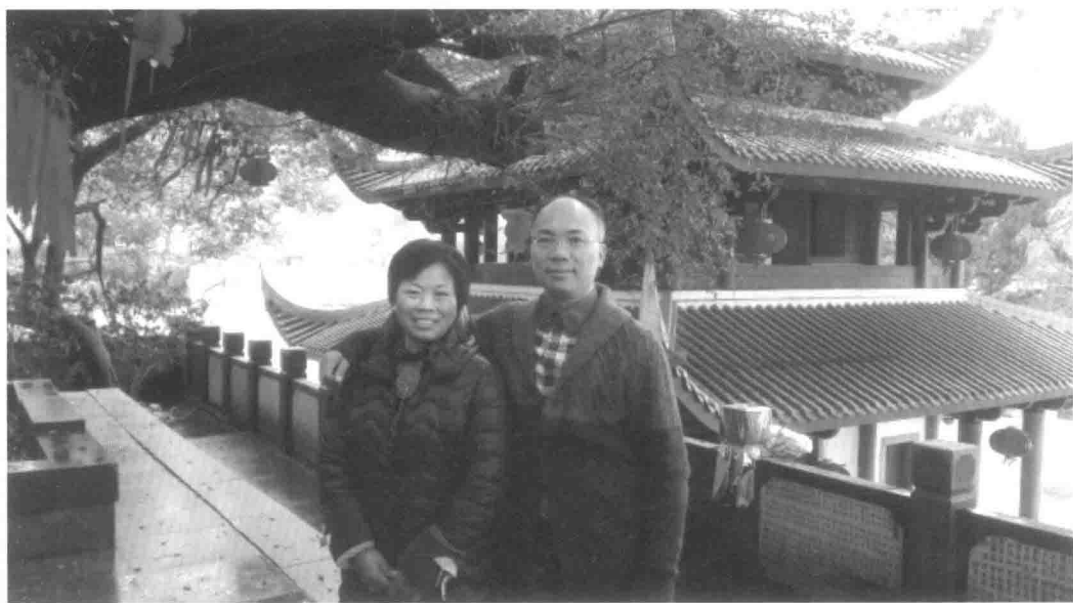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2016年春节，钟家姐弟摄于闽粤交界地、武平县岩前镇狮岩均庆寺

作者简介

■ ZHONG ZHAO YUN JIE

钟兆云、钟巧云 同胞姐弟，1966、1969年相继诞生于闽西武平农家。

受客家“耕读文化”和嗜书父亲的影响，姐弟俩打小就怀揣文学梦。姐姐因家境贫寒，初中辍学务农，却依然钟情读书和写作。

弟迄今有《辜鸿铭》（三卷本）、《刘亚楼上将》、《国之大殇》、《乡亲们》、《流连在岁月的掌心》、《心结》等40多部著作、多篇学术论文、1700多万字作品和电视连续剧在海内外问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姐姐系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龙岩市作家协会理事、武平县政协委员。

数年前，姐弟立志要用真实的文字为中国“三农”写书立传，累积数年心血，继长篇小说《乡亲们》、《邻里》之后，再联袂创作《客乡风月》，构成“客乡三部曲”。

目 录

第一章 荣贞和招玉	1
入赘的赤脚医生	3
文招私订终身	11
荣贞开诊所	18
文书肩负希望	28
文星结婚生女	35
祠堂转火	42
失望接二连三	46
绝望	56
荣贞当自己死了	63
第二章 秋香	69
苦命女人秋香	71
火车开到马路上	79
丽花跟踪婆婆	84
得水的鱼被曝了光	93
家庭文攻	100
老道失算	108

端窝	115
摊牌	123
秋香躲爱	133
秋兰找姐夫	141
情为何物	148
荣贞失恋寻醉	154
秋香幸福得像初恋	162
丽花是个精明人	165
再婚的秋香很风光	174
 第三章 丽花守寡	 179
丽花受“围剿”	181
滥情病人竟是克癌明星	185
逆子思母	195
雷公示警	199
钱比命重要	208
怎一个痛字了得	215
一份香仪让大家心中有数	223
 第四章 月秀	 233
助手罗月秀	235
月秀的故事	239
多子多冤家	247
心中的女神	251
去香港旅游	256
身体不是回报的工具	260
说浑话不犯法	267
都是红包惹的祸	277
丢人丢大了	288

第五章 谁守望谁	297
父子交锋	299
文招之家	304
相思成病	316
子女劝和	330
各自反思	337
病魔重聚一个家	343
老来伴	347
亲情无价	354
秋香不寡情	364
最后一个生日	370
还得月秀了心愿	377
遗嘱和余音	385

第一章

荣贞和招玉

人赘的赤脚医生

有个问题，让毛泽东时代美溪村的小屁孩们削尖了脑袋：荣贞住溪尾，为什么他的两个哥哥却住溪头的灵岩村？大人们常瞎掰，说某年发大水，小荣贞被冲到溪尾，多亏一对夫妻搭救，为报恩就做了他们的儿子，长大后还娶了这家的女儿，生下二女三男。大人们说话时一脸诡秘，小屁孩们似信非信，也不去深究，管他真假都与我无关，打针时他能手下留情就阿弥陀佛了。

孩子一个比一个机灵，知道逃。班上一男生眼见两位赤脚医生顺着座位往下打针，快轮到自己时，借故方便，以为可逃此一劫。老师也不笨，一眼识破意图，叫几个打完针的学生守在门角头，让其中一人出去放风，“医生走了，到别的班级打了”。得到假情报的学生自鸣得意地回来，刚抵近教室，就被埋伏在门角落的同学像捉特务一样扭住，看到荣贞手举针筒嘿嘿笑着走近，全身筛糠似的发抖，求饶声也变得语无伦次：“荣贞大伯，轻轻……轻一点。”

荣贞故意装出狰狞面目，说：“对付你这样的逃兵，下手就是要重一点。”他打针向来都是从很远就往下扎的，小“逃兵”看到这番情景，叫声“妈呀”，差点没晕过去。

赤脚医生班师后，老师当着全班的面，把“逃兵”痛骂一顿，同学们也很是取笑了一番，好一段时间都冠其名“胆小鬼”。这小子恼羞成怒，归罪于荣贞，一次，见荣贞冒雨来本队行医，就顺手捡了个鸭蛋大的石头对准砸过去。幸亏荣贞的雨伞刚买不久，不然以他的手法之准，就不单是把伞砸烂了，不让荣贞爆头一回才怪。荣贞突遭袭击，沉下脸来呵斥：“你是谁家的细鬼子（小孩子），冇规冇矩（没规矩），好好的砸我做什么？我一定告诉你家大人和老师，好好管教你！”

小家伙气哼哼地骂道：“狗屁个荣贞，绝家头（全家死光之意），你下手故意那么狠，扎得我几天都举不起手来，连广播体操都做不好，害得我被体育老师罚跑，回到家又让大人骂。死医生，我才不怕你告状呢，一次是批评，两次三次也是批评，打是皮上过，骂是风吹过，有本事你以后再也不用来这里！”言下之意，只要你敢告我的状，以后见一次砸一次，等着瞧！

荣贞听了，哭笑不得：“臭小子报复心真强，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给你打针是关心你，你不领情倒也罢了，还要找我报仇！”

理是这个理，可这小子连同当时不少学生就是不理解：“我生不生病关你屁事，好好的为什么要扎一针，害我皮肉痛上好几天！”

那年头，荣贞不知被这伙顽劣的小家伙偷袭过几回，明里背里骂过几次。另外两位赤脚医生也无法幸免，连各自的子女都受到牵连。

待顽皮学生渐次长大，主动上门寻医时，荣贞不失时机地当众挖苦他们，并兼着诉苦。听了自己的不堪历史，他们红着脸道歉，请求原谅。年少时谁没干过几件蠢事？蠢也蠢得天真。

不平常的，是荣贞的故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说他不平常一定有不平常的理由，且慢慢道来。

荣贞的父亲钟维仁和岳父钟秀贤，同族兼同学。秀贤老婆生下三个妹子后患了妇科病，羞于启齿，又无钱医治，致使无法再孕。后来，秀贤好歹用土方子治好了老婆，却又错过了生育时机，她的肚子再也没见隆起过。维仁膝下有三子：元贞、华贞、荣贞。三兄弟之上又有三个妹子：玉香、桂香、菊香。托上天公呆（天老爷）的福，六〇年闹饥荒时没饿死他们。

两位老同学聚在一起，秀贤忍不住都要唉声叹气说自己要关灶下门（厨房门）了。乡下人没儿子，都是这般说法，意思是说男孩子才是撑门棍。维仁听了，心里也不是滋味，安慰有加：“她们三姐妹留下一个招入（招婿），不就可以传香火么？”

“像我这情况，穷不说，还成分不好，哪个肯进我家门？”最让秀贤忧心忡忡的，倒还不是穷，其实那个时代大家都差七不差八，他发愁的是“四类分子”成分，虽说那帽子是他父亲戴的，却也会影响到下一代。

“成分好也不能当饭吃！你们一家老老实实做人，不怕别人看不到。有些人家子哩（儿子）多，还愁他们打光棍呢，求神拜佛盼望招入。放心吧，到时我帮你探探，保准有合适的人。”

维仁说得这么中肯，秀贤只好点点头，但愿有这么好的家运。

美溪山好水好，妹子们像出水芙蓉，前脚接后脚就俏立到了跟前，水灵灵，亮汪汪的。大妹二妹相继让人定了亲。这两个亲家，一家是独子，一家也只有两个儿子，秀贤说不上口让女儿招入，也不愿强拆鸳鸯，只好敲锣打鼓把她们先后礼送出门。

一日晚饭后，一家三口坐在煤油灯下闲聊。秀贤唉了一声，对三妹招玉说：“招招，爷嫫（父母）命歪，只生你们三个妹子。不是我们作践妹子，只是妹子都要嫁出

门，所以都希望有个子哩（儿子）来打开灶下门。如果你愿招入，我们当然最高兴，不愿意也莫强迫自己，你好好想想就是。”说完，又是一声叹息，神情甚是黯然。

秀贤老婆银珍也泪汪汪起来：“招啊，你要是出嫁，那我们就孤孤单单没一点快乐了，你要是体谅爷婆就找个家里赖子（儿子）多、同意上门的人家。爷婆虽穷，家里也无值钱的东西，但总还是一个家。你嫁出门的话不是也要白手起家么？何况，现在有钱的没几个，凭我们家的条件，人家有钱又怎么会看上？你细阿姐（小姐姐）嫁了个有两兄弟的，还不是照样要分家，老古记（古人）讲得没错，‘愿做爷婆三朝辛苦女，不做人家一日闲生妮（儿媳）’。”

还不等招玉开口，银珍又说：“你在爷婆身边过，总比在人家那里过好一些，嫁了人遇上分相（通情达理）的家宿家娘（公公婆婆）还好，万一遇上难讲的，就一辈子有春光（见不到天日）了。妹啊妹，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招玉是个泼辣的妹子，向来敢作敢当，敢想敢说。银珍叽哇完，她立马接过话头：“不用考虑，只要有合适的，我愿意招入，但前提一定要人品好。”听多了两个姐姐的婚后投诉，招玉最怕嫁到一个陌生人家，万一也遇上像阿姐那样的公公婆婆，日子该怎样过？父母是生养自己的，不会作践自己，还能全心全意地扶持，在自家地盘上，招赘来的老公也不敢吆五喝六。

招玉如此态度，让秀贤和银珍忐忑的心就有了着落，眼光开始黏着村里村外那些后生哥的身影跑。维仁听后也很高兴，说：“只要招玉一决定，就好办多了，我也竖起耳朵听听，帮你们物色物色。”

“其他的我都不嫌，只要身体没缺陷，人品端正就行。”

“那当然，你家招玉在姐妹中最好看也最能干，招老公绝不能马虎。做媒人要负责的，岂能为了一双解放鞋就随便拉郎配？”

“要是能找到你家三公那样扎实（勤劳）的后生，我就死而无憾了。只是我家招玉太泼辣，不是每个细赖子（男青年）都喜欢。”秀贤言下之意，十分中意维仁的三儿子荣贞。

头脑灵活的维仁当然听出了这弦外之音，不过，他不能马上暴露自己的心思，眨眨眼，装模作样地说：“哈，我家三公算什么？比他好的后生随便都能碰到。”

维仁自晓得了秀贤的心意，心中不觉起了微澜。秀贤家虽说一直和贫困两字相依为命，成分也确实不好，但夫妻俩善良热心、勤劳节俭，且心胸宽阔，众所周知，有口皆碑。成分不好的也有好人，成分好的也有恶人，成分能当通行证？要说穷，彼此半斤八两，正如那句俚语，“屎胚（屁股）和腚（男根）有几远？”加上秀贤有药书，会用土方子，这就注定邻里乡亲离不了他。其实，他如果见钱眼开，早成富人了。看

病收费，天经地义，只要合理，又有谁会有意见呢？即便如他所说，草药是自己上山挖的，没花钱，但总要时间和力气吧，走脚板磨损鞋跟的钱总还是要算的吧。维仁就曾劝秀贤看病收费，但他说：“都是邻里乡亲、兄弟子嫂的，算什么钱，能治好大家的病就是行善积德。大家都不富，再多花个看病钱，日子就不好计划了。”维仁一听，心生敬意，曾想着撺掇老三荣贞陪秀贤上山采药，也好学到点知识，起码以后可以自医。

维仁对秀贤的大事小事甚至心事，不说了如指掌，也是十知八九。他一度产生过让荣贞入赘的想法，但想归想，自尊心使他开不了尊口。他的顾虑不小，一怕人家笑话他“有本事养子哩没本事讨生妮（儿媳）”，二怕老婆不同意，最主要的还是担心荣贞反对，怕他说父母两样心，给两个哥哥都娶了老婆，却要让他人赘人家。因此，这事儿着实让他揪心、纠结。

这次秀贤夫妇既亮心思，维仁瞄准机会，把他们也是自己的想法拐弯抹角道出。他老婆听后说：“他们家虽说穷一点，但两公婆（夫妻俩）勤俭节约，人缘好。招玉虽然泼辣点，倒也勤快，什么农活都不在话下，人也长得靓。至于成分，我不介意，别拿它当回事。老三去他们家，同姓不说，路又近，队里的广播筒一喊都能听到。”不独话里，连心里也一点疙瘩都没有。

事情摆上了桌面，荣贞也不扭捏：“我没意见，也省得你们为我的事发愁。至于人家要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有什么关系呢！嘴长在人家身上，又没用封条封住，‘米姓量，人姓讲’（意思是说，如同米要用米筒量一样，人的嘴巴也是用来说话的），好歪都得有人评。”

荣贞和招玉只差一岁，彼此也认识，对她的能干和泼辣不止一次耳闻目睹。心想，只要她身体好，能赚工分，泼辣点不碍事，人太老实了也不行，我堂堂一个男人，难道还镇不住她？再者，如果自己不做上门女婿，父母就多一桩愁心事，就算有妹子看得上我，可婚后连个像样的房间也没有，总不能让新娘子和自己睡那个谷仓一样大的“房间”吧。

维仁想不到儿子的思想这么开通，就问：“老三，你不会是一时冲动吧？你要是头脑发热，以后后悔了可不能怪爷婆。你在家，我们也会给你讨一个，比你条件差的人都不会打光棍，何况你？”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终身大事岂能当儿戏？你们放心，我去了他们家，也不会忘记你们的养育之恩。你们不要有任何思想负担，也可以把我当作嫁出去的妹子，经常来看，有什么事也要搭信给我。”

维仁听罢，不由得热泪涌流，喉咙哽咽，比起自私自利又鸡肠小肚的老大元贞、老二华贞来，老三荣贞不知有多孝顺呀，看来，这辈子，他是打了好碗保坏碗了。说

实话，要不是秀贤家，要不是本村本屋，他现在反悔也来得及。他后来常在老婆面前把老大、老二比着狼狗，还说，早晓得这样，当初就该把这两个大的“嫁”出去，让荣贞留身边。

就这样，出生在溪头的荣贞，择个良辰吉日，不声不响地“嫁”到了溪尾。

荣贞倒插门，丝毫没有其他上门女婿那样受气、受歧视。一来是本村本屋人，二来维仁和秀贤的人缘都叫得响，而且这对老同学多年来也一直互相温暖。自荣贞上门后，秀贤一直视如己出，样样都站在他这边，招玉倒像是娶过来的了，起码在外人眼里是这样。

婚后一年，招玉就生下了一个妹子，取名文招。第二年年尾再生千金，取名文秀。荣贞着了慌：“这招玉不会像她妈那样只生妹子吧？要这样的话可就糟了！”他把这一担心带回了“娘家”。

母亲安慰道：“不会不会的，可能她也是一节女一节子（意思是先生几个妹子后连生儿子），先前我也一直生妹子，后来就连生你们三兄弟。你不能学歪样作践妹子，生女也有三两福，妹子也是娼哩（母亲）身上掉下的一块肉，照样要经过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你要是作践妹子，日后她们长大了，就记恨你，就像你三个阿姐那样，到现在还记恨着你爷哩。”想起以前连生三个妹子所受的委屈，想着公公婆婆指桑骂槐、横眉竖眼的情景，她还心酸不已。

听母亲这么一劝，荣贞心里安然了许多。的确，周围不是有许多人家都这样么，有的夫妻也有一男一女或一女一男间着生，说不定招玉属于一节女一节子的，这生育的事，真不是挑担砍柴可以凭力气的。

招玉果如所料，在后来的七年内连生三个带把的。两家人比赛着高兴，尤其是秀贤和荣贞，整天笑嘻嘻，做事浑身是劲，两百斤的担子在肩也身轻似燕，做得再累，回到家里也要抱一抱宝贝疙瘩，用长满胡须的下巴往小脸上蹭，直惹得小家伙们咯咯地笑。看到儿孙们相继呱呱出世，他们的心里一丝半点的烦恼也没了。荣贞甚至说：“有了子哩，累死也甘愿。”

荣贞以文星、文宝、文书为大小三个儿子取名。两家几代都没出个文化人，要想跳出这穷山沟，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如果没文化，你就是像项羽那样力拔山兮气盖世，像鲁智深那样双手能拔出大松树，又有何用，哪个会请你去拔山拔树，不是照样英雄没用武之地么？荣贞心里想，就是卖血，也要让儿子们读上书，只要他们想读。

屋檐下聚了九口人，日子越挤越拮据，荣贞和招玉朝加班夜加班，还是无法和超支脱离关系。秀贤帮着带小孩、做家务，也跟着受累。银珍就更不用说了，得经常下

田做事，到了礼拜天，还得陪秀贤上山采草药。大家看他们家子女多，生活太艰苦，就坚决要求秀贤多少收点药费，以贴补家用，说如果不收，他们就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了。秀贤听了很感动，就开始象征性收了一点点。

后来，秀贤在一次上山采草药时不慎坠崖身亡。因为路途远，去帮忙的乡亲说：“不如就把他埋在山上，让他看得高望得远。”荣贞坚决不同意，说，就是背，我也要背回来。这样，众乡亲就一齐动手，用带去的柴刀砍了两条竹，做了个竹架，扛回了秀贤。看在秀贤平时善待乡亲的分上，大家把他的后事料理得甚是到位。荣贞也尽了孝道，毫不迟疑地披上麻戴起了孝。唯一不同的是，在他的“马弄头”（儿子头上戴的孝具）上系了条红带子。荣贞是上门女婿，按客家农村风俗，生身父母倘还在世，就要戴那种一片红一片白的马弄头，来人也就不一目了然。农村的这些风俗不知是谁规定的，即便披麻戴孝，孝子孝孙也还是有区别的。比如系绳子，嫁出门的妹子系后背，儿媳妇则往前胸系，还得穿麻衣；再如头上戴的白孝布，儿子长些，女婿则短些，等等，不一而足。

秀贤归山不久，银珍又前赴后继地患上了类风湿、神经性头痛、高血压，带三个赛着调皮的小蛮牛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荣贞就想着让正读小学三年级的大女儿文招辍学，回家多个帮手。文招的成绩虽不是拔尖，但回回考试也不差，她也喜欢读书，而且很有信心，稍加把劲，老师就把表扬的词句用在她身上。因此，当荣贞要赶她回来带弟弟时，她显得一万个不愿意：“老弟他们不是有驰驰（奶奶）吗，我已带开了一个妹妹。”

“驰驰身体不好，又要放一头水牛，还怎么带三个老弟？我们要出去做工分，你当阿姐的不回来带，难道把他们都关在屋里，你放心、你乐意？”

为了多挣几个工分，银珍曾和荣贞商量，从队里包一头水牛来养。她上山割草，让水牛练粪，练了粪就可以按斤两来换工分，另外，牛尿还可以当作肥料用来浇菜，可谓一举两得，厠屎捉跳蚤。

文招也知道这些是家况实情，但她实在不愿就此离开学校，嘟着嘴想，好吃的轮不到我，坏事就第一个想到我。她不能有异议，荣贞这条“高压线”碰上了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之前她曾英勇抗争过，但小脸上重重地落下过巴掌的赏赐。敢怒不敢言久了，便生出沉默如金的脾性，只是，这样的金，她并不想拥有。

文招心里一直记恨着父亲的重男轻女。有事都叫文招文秀，有好吃好喝的，嘿嘿，靠边站吧，谁叫你们是丫头片子。难得太阳从西边出来发次善心，也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打发两个女儿。僧多粥少时，任她们馋得眼泪汪汪也枉然，就是哭着满地打滚，也激发不起他的半点仁慈。文招出嫁后，仍咬牙切齿地说：“我爷哩对谁都善，就对妹子

不好!”

更可气的是，文星大点之后，受着父亲的影响，也不尊重阿姐们，摊上好吃的还爱炫耀，非把别的小孩馋哭才罢。他这习惯，让小孩恨心，也让大人伤脑筋。荣贞就骂过并吓唬过他：“以后有东西再拿出去馋人，就都让文宝、文书吃了！”

就是这样的话，荣贞也只是提到儿子。文秀小些，又比较老实，更怕皮肉之苦，就是馋得直吞口水，也不敢有任何异议。文招性子犟，胆也大，敢和父亲驳道理，当然“农民起义”总归失败，而且败得很惨。招玉偷偷地教她，可她就是屡教不改，过不了几天又和“高压线”碰撞，不自量力地拿自己这枚小鸡蛋往那块大石头上砸。

一天，荣贞带回大队限量发的支农饼，一块掰开三份，分给三个儿子。文星又拿着一小块饼来逗文招，文招气得真想扇他一巴掌，瞧准机会，猛地上前抢下那小块饼，不由分说地丢进嘴里，嚼都没嚼就一口咽下。文星傻了眼，立马坐到地上号哭打滚。荣贞赶出来问明缘由后，圆睁双目，骂声“猴吃嫖（女馋猫）”，操起门口的一截木棍，就朝文招冲去。文招尖叫一声，拔腿没命地跑。招玉见状，上前死命拖住丈夫：“老三，别追了，莫紧（别弄不好）让她跌伤了，那还不是害自己！吃了难道还能叫她吐出来，谁叫文星老是这德性？也该有人整整他，省得以后再生是非。”荣贞这才气哼哼罢了手脚。

后来，招玉过意不去，但凡做客有回礼，有吃的总要事先偷偷地给两个女儿留开，千吩咐万叮嘱要她们守口如瓶。文招、文秀才不做叛徒呢，电影上的叛徒都没好下场，“我们又不是吃屎大的”，她们这样对母亲说。

也亏招玉体恤妹子，要不然，那些年月，姐弟之间也不会平安无事。照文星的德性和文招的泼辣，说不定某天文星胯下那条“小辣椒”就被文招剪割下，喂了家里那只成天呱呱叫的鸭子，省得他老拿那条“小辣椒”气人。

文招十六岁那年，银珍也上天陪秀贤去了。家里缺人手，荣贞又把文秀给叫回了家。文秀比文招幸运些，好歹读完了小学。她上学时，几乎都要带着最小的弟弟文书去。文书在她的座位上常常一坐到放学。

虽是外来人，荣贞在溪尾却吃香，也受尊重。他把秀贤所传药方加以钻研，为男女老少解除病痛。美溪人几乎众口一词：“幸亏荣贞来了，也学会了医病，不然秀贤叔走后，我们有疾有病可就麻烦了。”

的确，那时没电话没摩托，连自行车都是稀罕物，你头再晕、肚再痛、病再重，也得走路去找医生，黄泥路遇上雨天，苦处没法形容，真个得了病不死也得脱层皮。有个做医生的邻居，那个方便呀，三言两语说不完。

中苏磨刀论战以及国民党反攻大陆，在“深挖洞、广积粮”时，政府部门也广积药材。荣贞被光荣相中，先是受派去各地采购中草药，后在部队医院待过一段时间，这样又认识了不少医生，处处留心的他自然学到不少知识，中西结合，医术更上一层楼。荣贞从部队医院回来时，仗着部队的过硬介绍和本身也算过硬的医学本领，本来可留县医院的，但经不起招玉的相思之苦（后来才知老婆是怕他在外变心），心里头也想着和老婆孩子热炕头，再加上大队书记大打感情牌，就听从安排，回到本大队做上了赤脚医生。

说起赤脚医生这个名号，少年时代谁不疑惑？赤脚医生该是光着脚的医生呀！当荣贞他们三个到学校打预防针时，有些同学竟交头接耳起来：“不是说赤脚医生么，怎么又着了鞋，这叫哪门子赤脚医生呀？”路上见到他们，就起哄说：“你们根本就不是什么赤脚医生，骗人！”长大些，才知赤脚医生是人民公社时代中国特色的产物，不领工资，大队只给工分，这才破解了多年来的困惑。

荣贞他们干赤脚医生一直到分田到户，而后从大队医疗室卷铺盖走人。

荣贞当了一遍遍爹，给子女都取“文”字，但对文招和文秀，则并不希望她们成为文化人，只指望她们文静些。女孩家太泼辣了总不好，把老公当出气筒、上房揭瓦的女人他最讨厌，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妹子嫁人后，那头老来投诉，那也太没面子了。嫁远一点尚好，一年到头和亲家那边的人也见不了两次面，要是就近嫁了，出趟门、赶回圩都有可能撞上，让人拉着没完没了地诉苦，该多丢人！

当初，荣贞之所以能和泼辣的招玉结婚，一来知道娶妻立业不易，能借鸡生蛋最好，二来浮想之中，自信能制她。招玉几次河东狮吼后，荣贞正色警告：“你如果再吼，像老虎嫌一样，不给我面子，我就两脚一跳走人。”秀贤和银珍也谆谆教诲：“妇人家就要有妇人家的样，什么事情都要有分寸，千万别跌老公的股（别让老公丢脸），男人的面子很重要，太刁的妇人家谁也吃不消。男人一家之主，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定要对老公好。”

荣贞的连唬带吓，兼着岳父母的帮衬，比针药还快见效，招玉日有改进，温柔谦让起来，脱胎换骨，让人叹为观止。一家人的日子虽然清汤寡水，却也有男耕女织、养儿育女的浮生之趣，在不时萦绕耳畔的笑语欢声中，按着春夏秋冬的时序运行，不疾不慢、不温不火地走着。